

二十四史輯要

冊
十三

外國遊記彙刊

姚祝菴編 全八冊 一元八角

本書有文言，有白話，搜羅豐富，記述詳瞻。餘若行程、旅費、護照，以及其地之名勝、風俗，尤詳列無遺。大足資遊行世界者考鏡之一助焉。

- 一至九俱屬亞洲
 - 暹羅 土耳其 南洋羣島
 - 日本 朝鮮 台灣 西卑
- 一〇大洋洲
- 一至一八歐洲
 - 英吉利 法國 西德意志
 -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麥
 - 瑞典 挪威 俄羅斯 意大利
 - 利巴爾幹 瑞士
- 二〇至二一
- 一九非洲二北美洲
 - 美國 加拿大 巴拿馬
 - 南美洲
- 二三南北冰洋
- 二四至二八俱屬長途
 - 步遊環球 環遊世界
 - 亞歐橫斷 歐遊小記 四
 - 大陸遊美隨筆紀程 太平洋海
 - 南洋羣界探險 歐洲旅行

中華書局發行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三國 吳

孫堅 孫策 三國志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

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衆

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

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術
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
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
相嫌疑術踧蹌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
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
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
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
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
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
權翊匡權旣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
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

之以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由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爲人美姿顏好笑

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旣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請

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孫權 三國志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

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

黥歛分歛爲始新新定犂陽休陽縣以六縣爲新都郡荊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初曹公恐江
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
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
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
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
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
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
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
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
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
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
合肥未下徵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

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去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尙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爲驃騎將軍

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改年爲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
求見撫納南陽陰鄠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
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
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
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
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
各尙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於危辱宜深警
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
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
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
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
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

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絳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爲基恭勤爲德是用錫君鉅鬯一亩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爲蜀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

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立登爲王太子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尙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眞夏侯尙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

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尙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卽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廬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爲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眞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三月曹仁遣

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卽尊號權不許劉備薨于白帝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爲斬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

安郡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綏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

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爲珠官郡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竝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卽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不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尙書有

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謏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

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潛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
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
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
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
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閔中令孫綜稱
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
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今
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疇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
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欵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
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尙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瑁權曰此皆孤所

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爲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

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問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旣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

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尙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

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術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壅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柎中五月太子登卒定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柎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興爲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尙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

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柎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爲丞相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爲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爲

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爲齊王居武昌子休爲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爲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

孫亮 孫休 孫皓 三國志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尙女勸爲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爲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卽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尙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

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莧於斗牛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

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繇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繇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繇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繇繇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繇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繇事覺繇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繇所表奏

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覲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繚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繚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繚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繚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憚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繚專恣與太常全尙將軍劉丞謀誅繚九月戊午繚以兵取尙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尙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

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鈎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己丑封孫皓爲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適日繚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旣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除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繚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繚卽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

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尙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買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尙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

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翬爲太子大赦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

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阼調孔爵大豬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阼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

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謂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分武陵爲天門郡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爲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彀昔爲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

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續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翬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皓既得志蠱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

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元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

餘人丁固諸葛覲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二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晉爲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徵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

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是歲汜瑣破交阯殺禽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元年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爲布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

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
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
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
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
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
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秋
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
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
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
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爲司
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

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卽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佺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佺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

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檣延請相見卬以皓致印綬於己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五年皓死於洛陽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九 三國吳

周瑜 三國志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尙爲太守而瑜與尙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

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

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二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

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屺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

客爲禮尙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瑜少
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
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尙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
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
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
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
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
震蠱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尙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
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
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
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
訴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

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膺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膺也而膺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膺成就豈有已哉迫膺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慝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隳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膺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陸遜 三國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

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碁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兼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

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
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
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
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
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
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尙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靡
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
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
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
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
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
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
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

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

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

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卽改封江陵侯又備旣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不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旣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

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尙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卽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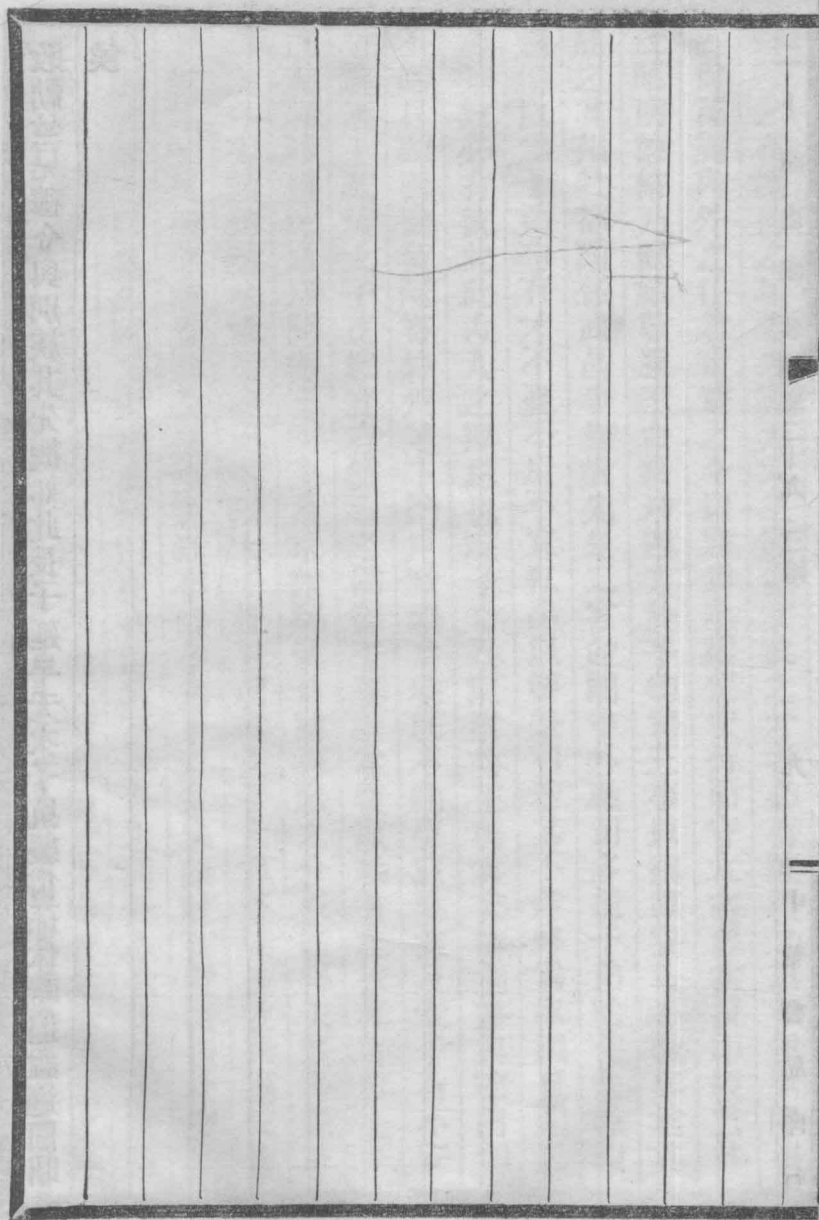
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
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
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
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
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
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
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馮險
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窳荒裔拒逆王師至令
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
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
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
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
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

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竝帥

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遂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
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
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
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六年中
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
而祇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祇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爲寇
遜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
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
傳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疆由民力
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
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
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
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

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
呂尙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
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
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
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
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
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
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
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
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
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
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
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

侯
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三十 晉

宣帝 晉書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楚漢間司馬卬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牛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卽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尙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

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旣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魏國旣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又言荊州刺史胡脩蠱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

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河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紀綱喪事內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

魏文帝卽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爲尙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尙書右僕射

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尙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爲榮乃分憂

耳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眞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卽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于宛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

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旣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于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

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樁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

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沂沔而上至于胸臆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隴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

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

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

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
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
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
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
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
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
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
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尙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
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
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
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
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
帝旣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并其

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武都氏王苻雙強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關東飢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于京師

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行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脩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飢弊帝將卽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內有役勢不並興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子師送過

溫賜以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埽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遣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

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

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
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
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文懿
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
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文懿所誣誤者皆原之
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
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
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初帝至襄平
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
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帝大遽
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帝流
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
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卽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錄尙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尙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子師爲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爲列侯四人爲騎都尉固讓子弟官不受

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耆須危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脩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柁中帝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坐廟堂疆場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鄴臨穎并前四縣邑萬戶子

弟十一人皆爲列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諡皇考京兆尹爲舞陽成侯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漑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議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于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節勞軍尙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還

六年秋八月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吳寇柵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柵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柵中所失萬計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

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

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臣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本官俟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尙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旣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眞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

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以帝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鄆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卽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鳩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

持節勞軍于五池帝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大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爲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輜輶車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

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安帝 恭帝 晉書

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卽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以尙書左僕射王珣爲尙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尙書左僕射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單于國號南涼擊光將竇苟于金昌大破之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三月呂光子纂爲乞伏乾歸所敗光建康太守段業自號涼州牧慕容寶敗魏師于薊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尙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說于恭恭乃罷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長史王廞以吳郡反王恭討平之慕容寶將慕容詳僭卽皇帝位于中山寶奔黃龍秋八月呂光爲其僕射楊軌散騎常侍郭騰所攻光子纂擊走之九月慕容寶將慕容麟

斬慕容詳于中山因僭卽皇帝位冬十月慕容麟爲魏師所殺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夏五月蘭汗弑慕容寶而自稱大將軍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浚奔于臨川景子寧朔將軍鄧啟及慕容德將慕容法戰于管城王師敗績景戌慕容盛僭卽皇帝位於黃龍桓玄大敗王師于白石九月辛卯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黃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己亥破庾楷于牛渚景午會稽王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前將軍王珣守北郊右將軍謝琰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於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騶虞見景子大赦壬午仲堪等盟于尋陽推桓玄爲盟主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王雅爲尙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卽尊位年號天興京兆人韋禮帥襄陽流人叛降于姚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焜反于京口會稽王世子元顯討斬

之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蘊爲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間王國鎮薨林邑范達陷日南九真遂寇交阯太守杜瑗討破之段業自稱涼王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三月己卯追尊所生陳夫人爲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尙書令王珣衛將軍以會稽王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司徒慕容德陷青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遂僭卽皇帝位于廣固秋八月禿髮烏孤死其弟利鹿孤嗣僞位冬十月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靜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內史王凝之死之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荊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並遇害呂光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是日光死呂纂弒紹而自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婁進至紫微三月彗星見於太微夏四月地震孫恩寇浹口五月景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東亭侯王珣卒己卯會稽內史

謝琰爲孫恩所敗死之恩轉寇臨海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旱輔國司馬劉裕破恩於南山恩將盧循陷廣陵死者三千餘人以琅邪王師何澄爲尙書左僕射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是月姚興伐乞伏乾歸降之八月丁亥尙書右僕射王雅卒壬寅葬文太后于修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雅之及孫恩戰于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封元顯子彥璋爲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星有孛于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爲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子

五年春二月景子孫恩復寇浹口呂超弒呂纂以其兄隆僭卽僞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至丹徒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遂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

國屯中堂皇徵豫州刺史譙王尙之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於廣陵之郁洲爲賊所執秋七月段璣弒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僭稱尊號九月呂隆降于姚興冬十月姚興帥師侵魏大敗而旋是歲饑禁酒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尙之爲後部以討桓玄二月景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尙之齊王柔之並死之以右將軍吳隱之爲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三月己巳劉牢之叛降于桓玄辛未王師敗績于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邃並遇害壬申桓玄自爲侍中丞相錄尙書事以桓謙爲尙書僕射遷太傅會稽王道子于安成玄俄又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是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儋檀嗣僞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崇爲其奴所害八月庚子尙書下舍災冬十月冀州刺史劉軌叛奔于慕容德十二月庚申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曲赦

廣陵彭城大逆以下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爲桓玄所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爲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邪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

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戶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景辰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斬玄將吳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于羅落己未玄衆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酉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荊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溫詳辛未桓玄逼帝西上景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幾虛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餘如故并大赦謀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將軍

武陵王遵稱制總萬幾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及桓玄戰于崢嶸洲又破之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甲申詔曰姦兇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致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絕世冠軍將軍毅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聲旣振士庶效節社稷載安四海齊慶其大赦凡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故將揚武將軍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希斬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九月前給事中刁騁秘書丞王邁之謀反伏誅冬十月盧循寇廣州刺史吳隱之爲循所敗執始興相阮腆之而還慕容德死兄子超嗣僞位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

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幸道規舟戊戌詔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緒不能緝熙遐邇式遏姦宄逆臣桓玄乘釁肆亂乃誣罔天人篡據極位朕躬播越淪胥荒裔宣皇之基眇焉以墜賴鎮軍將軍裕忠武英斷誠冠終古運謀機始貞賢協其契拔淚誓衆義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揮巨猾奔迸三率稜威大憝授首而孽振猖狂嗣凶荆郢幸天祚社稷義旗載捷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勤王之勳豈朕一人獨享伊祐思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賜百官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於江陵弘農太守戴寧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謀反伏誅平西參軍譙縱害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率職戊戌舉章皇后哀三日臨于西堂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甲辰詔曰自頃國難之後人物彫殘常所供奉猶不改舊豈所以視

人如傷禹湯歸過之誠哉可籌量減省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于東堂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擣蒲游擊將軍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桓玄故將桓亮苻宏刁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秋八月甲子封臨川王子修之爲會稽王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伐仇池仇池公楊盛大破之是歲涼武昭王玄盛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縱將譙子明于白帝破之夏五月封高密王子法蓮爲高陽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楊孜敬有罪伏誅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車騎將軍劉裕爲豫章郡公撫軍將軍劉毅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各有差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爲尙書左僕射十二月盜殺零陵太守阮野

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己丑大赦除酒禁夏五月大水六月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誅八月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持節監征蜀諸軍事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禿髮檀儻檀奔于南山是歲高雲馮跋殺慕容熙雲僭卽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車騎將軍劉裕爲揚州刺史錄尙書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夏四月散騎常侍尙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加吏部尙書孟昶尙書右僕射冬十一月辛卯雷梁州刺史楊思平有罪棄市癸丑大風拔樹是月禿髮傉檀僭卽涼王位十二月陳留王曹靈誕薨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戊戌以撫軍將軍劉毅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輔國將軍何無忌鎮南將軍庚戌尋陽地震二月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豫陽平太守劉千載南陽太守趙元並爲賊所執三月乙亥大雪平地數尺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慕容超夏六月景寅震于太廟劉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離班弑高雲雲將馮跋攻班殺之跋僭卽王位仍號燕冬十月魏清河王紹弑其主珪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是月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三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戰于窮泉傉檀敗績壬申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王師敗績無忌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

刺史劉道憐乃入衛京師五月景子大風拔木戊子衛將軍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尙書左僕射孟昶懼自殺己未大赦乙丑循至淮口內外戒嚴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次中堂皇太尉劉裕次石頭梁王珍之屯南掖門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南岸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淮口築柵浦藥園廷尉三壘以距之景寅震太廟鴟尾秋七月庚申盧循遁走甲子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等帥衆追之是月盧循寇荊州刺史劉道規雍州刺史魯宗之等敗之又破徐道覆于華容賊復走尋陽八月姚興將桓謙寇江陵劉道規敗之冬十一月蜀賊譙縱陷巴東守將溫祚時延祖死之十二月壬辰劉裕破盧循于豫章

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秋七月丁卯以荊州刺史劉道規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沮渠蒙遜伐涼涼武昭王玄盛與戰敗之

八年春二月景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爲尙書右僕射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

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弒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卽僞位六月以平北將軍魯宗之爲鎮北將軍秋七月甲午武陵王季度薨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八月皇后王氏崩辛亥高密王純之薨九月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己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尙書左僕射謝混庚辰裕矯詔曰劉毅苞藏禍心構逆南夏藩混助亂志肆姦宄賴寧輔玄鑒撫機挫銳凶黨卽戮社稷乂安夫好生之德所因者本肆眚覃仁實資玄澤況事興大憝禍自元凶其大赦天下唯劉毅不在其例普增文武位一等孝順忠義隱滯遺逸必令聞達己丑劉裕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十二月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帥師伐蜀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九年春三月景寅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劉裕鎮西將軍豫州刺史林邑范湖達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夏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弛湖池之禁封鎮北將軍魯宗之爲南陽郡公秋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九月封劉裕次

子義眞爲桂楊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是歲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大師並獻方物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盤帥師伐禿髮檀波之秋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林邑遣使來獻方物是歲城東府

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尙書謝裕爲尙書左僕射二月丁未姚興死子泓嗣僞位三月辛巳淮陵王蘊薨壬午劉裕及休之戰于江津休之敗奔襄陽夏四月乙卯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五月甲申彗星二見甲午休之宗之出奔于姚泓論平蜀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鍾六枚秋七月景戌京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蝕之八月丁未尙書左僕射謝裕卒以尙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尙書左僕射九月己亥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使其將魯軌寇襄陽雍州刺史趙倫之擊走之二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連勃勃攻姚泓秦州陷之己酉新除尙書令都鄉亭侯劉柳卒

秋八月劉裕及琅邪王德文帥衆伐姚泓景午大赦冬十月景寅姚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涼武昭王李玄盛薨世子士業嗣位爲涼州牧涼公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姚泓將姚紹于潼關夏劉裕敗魏將鵝青于河曲斬青裨將阿薄于是月涼公李士業大敗沮渠蒙遜于鮮支澗夏五月劉裕克潼關丁亥會稽王脩之薨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收其彘器歸諸京師南海賊徐道期陷廣州始興相劉謙之討平之冬十一月辛未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安夏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冬十月以涼公士業爲鎮西將軍封酒泉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時年三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

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歷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袞冕之服緣綬綬玄篡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邪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二年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年詔曰大司馬明德懋親太尉道勳光大並徽序彝倫燮和二氣髦俊引領思佐鼎飪而雅尚冲挹四門弗闢誠合大雅謙虛之道實違急賢贊世之務昔蒲輪載徵異人並出東平開府奇士嚮臻濟濟之盛朕有欽焉可勅二府依舊辟召必將明敷俊乂嗣軌前賢矣於是始辟召掾屬時太尉裕都督中外諸軍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雖府受節度可身無致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啓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有司以卽戎不得奉辭陵廟帝復上

疏曰臣推轂闔外將革寒暑不獲展情延燧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臣微誠粗申卽路無恨許之及姚泓滅歸于京都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詔曰唯我有晉誕膺明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輔拯厥顛覆仍恃保佑克黜禍亂遂冕旒辰極混一六合方憑阿衡維新洪業而遭疾大漸將遂弗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荷咨爾大司馬琅邪王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晉邦奉系宗祀允執其中燮和天下闡揚末誥無廢我高祖之景命是日卽帝位大赦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立皇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帝受朝懸而不樂以驃騎將軍劉道憐爲司空秋八月劉裕移鎮壽陽以劉懷慎爲前將軍北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劉裕自解揚州冬十月乙酉裕以其子桂陽公義真爲揚州刺史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禮己卯太史奏黑龍四見于東方

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

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沖平陵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會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旣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温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